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周克鵬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三十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總旨　張彦陵曰别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　附顧麟士曰按達說全章知學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

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唯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其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說把不愆不忘節帶上看亦妙　湖南講曰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葢非正言則不穩

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闔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子之法　又問通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曰遵曰揆遵則不過守其成規揆則須有籌度較量曰凡看書要看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為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

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

離婁之明節　張彦陵曰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亦是借來説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大全辯載王喬桂十二律還相為宫説全與李文利同王喬桂未詳何如人　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今有仁心仁聞節　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據慶

源輔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　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　大全辯少墟馮氏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節

不愆不忘節　沈無回曰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倣先王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　焦漪園曰此節不止是説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

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以廢法乎　翼註曰聖人即上先王　附存疑曰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員平直屬下文讀依愚見準繩下用個以字文勢未斷況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住意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為高必因丘陵節　張彥陵曰愚按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　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看來兼不及一邊說似尤妙　翼註曰可謂知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為智　顧麟士曰為高必因丘陵二句本出禮器註曰丘陵高而顯為高上之

祭而貍禮以行川澤深而隱為卑下之祭而沉禮以行似孟子亦斷章取義耳不然則解禮者誤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節　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　又曰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　是即註所謂貽患也

上無道揆也節　張彥陵曰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　鄒嶧山曰兩無字非

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 徐玄扈曰道揆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圓臣執方也 陳大士曰不信道者其立心太高而其用心又太粗也先王之心寄於法而直以法輕之 按大士亦只就太過一邊說此處亦當兼不及者說 朝不信道四句與上三句分别處蒙引在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上看出故曰漸說得廣存疑則從信字犯字上看出二説

可兼用　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　蒙引又謂下字兼臣民雖似有理然與其所謂漸説得廣之意又相戾矣只從存疑也罷　無法守只依蒙引謂不得行其法為是存疑稍悞附後　附存疑曰蒙引謂下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此説似明切但愚意竊謂未然何也下無法守不但在朝之臣在外百司庶府皆然也人君亦安得人人皆奪

之使不得行其法耶且君雖曰不行道何嘗不以法守責其臣所謂擬罪而反饒輕刑而加重者特出於一時之喜怒耳何嘗欲奪下之職而不與其法守也依愚見只是上妄為則下亦妄作如下文上無禮下無學之意耳　按存疑此條皆是强詞　上無道揆六句相因依蒙引存疑皆有層次淺說似無層次者殊謬

城郭不完節　張彦陵曰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

圖富强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句下無

學應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句賊民興應上犯刑句喪

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　此亦是彷彿如此

耳蓋上文說無法守不信度雖就臣言然其民亦可

知矣　蒙引曰賊民猶云奸民不要說賊民者興正

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温楊么李全之徒　方文伯曰

國家不在形勢之强弱而在精神血脉之流貫故昌

黎云脉病而肥者死矣亦此意　張彥陵曰只是一

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

天之方蹶節　翼註曰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　張侗初曰怠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

泄泄猶沓沓也節　翼註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

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

上泄泄猶沓沓只引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

乃指此等人所為之實如此　虞伯生曰唐虞之臣

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之臣藹藹衰周之臣泄泄

戰國之臣訿訿

事君無義節　張侗初曰義主斷主宜若逢迎若沽名

皆非義亦妙　附蒙引曰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

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為重雖不當進而亦

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即進以禮退以義之
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
不以禮但見其擎跽曲拳奔走承順而已如此又安
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　按蒙引前一說亦該得後
一說不若存疑只從前一說為是　又按張侗初云
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違或悻悻都是進退
無禮亦妙　壬子六月
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張彥陵曰先王之道原非難事

此曰難者對世主言之　徐自溟曰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葢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敬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　此處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據大全朱子則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然愚意亦有閑邪而後可以陳善者不偏說為是以孟子距楊墨及君子反經推之可見　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

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泄俗云沓沓還未痛切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總旨　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　又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　翼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

厲而人臣可知　吳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

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入於不仁

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

遞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為堯舜不可不法

幽厲不可不鑒則平庸而非旨矣

規矩方員之至也節　王觀濤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

只是的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

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圓可見言外便見

人當法聖意　陳伯玉曰至即至善之至

欲為君節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猶言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也人倫獨言君臣者此章主君臣言也雙峰說得之新安以宗主綱維為說不是　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

益見當法堯舜　翼註曰新說通章重一仁字法堯者法其所以治民法舜者法其所以事君二所以字皆不徒泥其迹而直會其心也仁人心也故引孔子之言證之此說甚新詳味孟子口氣重在舍堯舜更無可法以決人之趨舍今乃云不法其迹法其心則又添推原一意而反隔斷題神矣　陳大士曰人以為堯舜吾不能為吾為其次焉者而已矣不失為中主而已矣而不知此其說非也太甲成王諸人之為

君雖不及堯然法堯者也其所以治民固堯之所以治民也盤說望畢諸人之為臣雖不及舜然法舜者也其所以事君固舜之所以事君也使不法堯則所以治民者非徒不及堯併不及太甲成王諸人矣使不法舜則所以事君者非徒不及舜併不及盤說望畢諸人矣葢能法者僅分至與次之間不法者遂分仁與不仁之際可不辨哉　堯舜而下尚有湯武與夫太甲成王之為君伊周與夫仲虺君陳之為臣如

何說不如堯舜便是不敬其君賊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葢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則以賢君賢臣為法亦即是法堯舜然按蒙引及陳大士之説則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為法即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即未能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此説是也　翼註曰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

道二節　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唯此二仁字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

暴其民甚節　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蒙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恐未是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説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没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

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　又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謚之甚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

殷鑒不遠節　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天子不仁節直解曰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恆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

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云云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　按直解正與存疑合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意謂天下葢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無益孰若求諸已

者隨感而隨應哉　按因之此條極得總註承上章之意葢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畧能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意也蒙引謂其不得大旨是矣然蒙引謂大註亦承上章而言見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亦說得未甚切今斷以因之說為正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　張彥陵曰非惟不尤人且有借

鏡於人意翁子先曰旣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荅其失在人不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脩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　又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者節　張彥陵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已故下一皆字　又曰天下大矣

何以人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永言配命節　沈無回曰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人有恒言章總旨　翼註曰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　上章說其

身正乃是承反求諸已來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内矣與大學之先脩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自異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即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

人有恒言節　劉上玉曰恒言不是恒人之言　天下之本在國云云　雙峰謂天下取則於國云云是只主敎化説矣看來孟子是渾説還兼敎養為是但意則

或重在教耳

為政不難章　張彥陵曰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貞亦不乏人不必泥定在權臣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為不得罪于巨室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叅看就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三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强藩巨鎮

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而臣益驕矣　不得罪於巨室只是修身之驗初不重在巨室也玩註自見圈外林註是主巨室言故在圈外　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修身還須處置得宜然修身其本也故註專以修身言之然則所謂承上章者亦非專承家之本在身一句也　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是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為難　又曰國與

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　按翼註亦主此說然註則明謂巨室為國人素所信服看來二意可兼用蓋人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註只主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　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　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未嘗重講

此二字

天下有道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　愚謂孟子此章可當一篇六國論葢人莫不以合從為六國之長策不知合從者亦孟子所為而恥受命於先師者也為六國者唯有脩德而已不能脩德而欲合從以擯秦能免於逆天之亡乎反不若連横者不失為順天

而可以苟安旦夕矣

天下有道節　張彦陵曰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為有道之深意　翼註曰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强弱通指諸侯說　又曰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强弱以甲兵言　又曰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視而

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附後　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詘於下者乎曰此章只就有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　附存疑曰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為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相役使耳　按若此則第三節下當補云大德大賢而為匹夫者固無如之何矣若有國者獨不

可自强乎　翼註曰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為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　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看來二說原可兼用　翼註曰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　高中玄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是故三苗竄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

吳越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强食當是時而不審己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黄滅燕丹亡　按中玄說則大德大賢不專指天子依淺說翼註則專指天子中玄說恐未是　李毅侯曰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强挽無道為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為我役矣如齊景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為順天也　按李說看順天是深一層解

齊景公曰節　出令受命絶物俱切邦交上説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節　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為無益之故耳管登之曰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吴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為善國為王者師而已

如恥之節　翼註曰師文王且虚仁字在下節　張彦

陵曰必為政於天下句要看蓋不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强抑且化無道為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孫子節　張彥陵曰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　翼註曰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　又曰敵非戰敵之敵註只云不能當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節　張彥陵曰引詩只重誰能二字　翼註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且畧虛活引詩方見不能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

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茫然不知

己之所為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不仁者可與言哉節　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　危菑亡只是淺深之别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怠傲之類是危道如流連荒亡之類是所以為災如凶暴淫虐之類是所以亡看來不是葢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難分屬也

有孺子歌曰節　翼註曰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

小子聽之節　徐儆弦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個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　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盖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　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

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　沈無回曰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重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

夫人必自侮兩節　翼註曰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　張彥陵曰愚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孼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歆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為仁故主意全在今天下之

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至誠惻怛真實為民意思出

桀紂之失天下也節　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　按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己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　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欲食欲安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為欲彼又

以如彼為欲非虛以察之誠以體之未易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勿施聚欲勿施惡即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為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

民之歸仁也三節　張彥陵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敺而

况又有不仁為之敺者其歸豈不益速耶　沈無回曰敺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　附蒙引曰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為淵敺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　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二節只是一項事者相悖矣此恐未是淺說亦似主此附於後　附淺說曰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其所以歸化者以其所欲在此如水之就下以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壙以其所欲在壙也不能聚其所

欲而反施其所惡者不仁也不仁則民去矣其所以去此者以其所欲在彼仁者而所惡在此不仁也如魚畏獺故歸淵如雀畏鸇故歸叢是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民畏桀紂故歸湯武是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民歸仁而去不仁如此　吴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為之敺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己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節　張彦陵曰按據時說言病日己深當

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此意當補在下

三年之艾也下不可即貼求三年句求三年句只作好仁之晚看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然細玩本文及註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慨歎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　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便有致王之理

自暴者節　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　吳因之曰不可與有言有為此二句是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辭　翼註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　吳因之曰言非禮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為妙　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為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

全是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即性善堯舜之旨　按因之此條除去自暴二字為妙

仁人之安宅也兩節　吳因之曰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張彦陵曰此為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即體道之工夫 姚元素曰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 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徐儆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

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總旨　此章存疑雖云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節只歸重在身上葢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矣

微不同　又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淺說過文與中庸同殊不是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　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　張彦陵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　朱子小註說有道字極好存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　大全辯嘉善陳氏曰士君子德業已隆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官其地者悅服而模範之當有格過於未形之妙豈必待失而後諍乎獲上信友其先務

在明善誠身諍友諍臣皆非其至　首節未嘗無效驗在内然只是逐節遞推之驗游氏註預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是故誠者節　方文伯曰此與自成自道例看　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覺軒蔡氏說不是　思誠依小註既兼知行則脩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葢曰脩身則兼内外曰思誠則主内而言也　近日時文有以思誠思

字作明善之明字看者真大謬矣

至誠而不動者節　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已也因之謂末節不作能誠之驗看不是　誠不誠之驗首節内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極誠之效則至於無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主意歸重在誠一邊　又中庸言動變化此章末節一動字亦該得變化矣蔡氏說亦拘　吴因之曰凡人意念一到真

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況人乎 翼註曰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則邦君不覺傾動 首節與末節分别處雙峰說得極明細玩可見益逐節遞推與一節貫通大凡說效驗處皆當以此二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極功合看妙甚吳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格晉獻公

伯夷辟紂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

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救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　翼註曰此章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上不專重養老也

伯夷辟紂節　翼註曰作屬文王興屬伯夷　鶴林玉露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

張彥陵曰問二老同歸文王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

二老者節　翼註曰其子焉往亦是不約而同之理

按蒙引則是視大老為向背之意與此不同似亦可

兼用　翼註又曰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

者二老之所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節　翼註曰行文王之政泛就

包養老在内

求也為季氏宰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例次節是

案末節是斷　末節亦有例在内　翼註曰通章以

强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强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也

求也為季氏宰章　張彦陵曰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　第二個次之亦承首句來謂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　董氏彝曰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辟草萊任土地者則次上刑孟子論人臣功罪只原其心葢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

不可逃　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不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

存乎人者章　陸實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　徐儆弦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　吳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泛了人焉廋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匿

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

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　翼註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　又曰人焉廋哉廋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　張彦陵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躱閃處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　張彦陵曰眞偽對照處

必須以吾之胸中為主　湖南講謂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弄些虛頭便眸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即有一種人肚裡甚是奸深口裡不吐一詞却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餂以不言餂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覷他眸子　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難專用而可兼用

恭者不侮人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是孟子因世主浮

慕恭儉故借其名以誘之要得此意　此章恭儉字只就實德上說不侮人奪人則實德之所發也觀時君之發於事者如彼則其無實德可知其名為恭儉者不過飾於聲音笑貌者耳非實德也　意還重在恭儉上葢真恭儉自能不侮奪也

恭者不侮人章　翼註曰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予之類不奪人在貢賦上居多作文槩兼臣民亦得　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

又曰聲音是偽為恭儉之言笑貌是偽為恭儉之態　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恭儉之實惟文帝庶幾然愚猶謂其頓孱絳侯為不恭厚賜鄧通為不儉或曰宋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茍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黄絁被漆唾壺也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於前殿是好名之弊也

男女授受不親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字　此章禮字只作一經字看

鄭申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為輕拯溺為重出處時守道為重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

男女授受不親節 張彥陵曰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為下諷言張本 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主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

今天下溺矣節　翼註曰夫子之不援說者多云病其不見諸侯看來孟子來齊方與髠答問恐已見諸侯矣註枉道求合四字最圓活　枉道求合不專是往見諸侯極是但謂髠之答問在齊則亦難泥也

天下溺節　翼註曰天下溺二句重上句看道字不外仁義　楊復所曰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

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王道援之　此非正意　張彦陵曰手援是影語非實語　嫂溺援之以手亦是

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葢援天下者以不失已為道援嫂者以手援為道如髠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 湖南講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為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騖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

問

君子之不教子章總旨　蒙引此章為常人之父子言

若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教是不易者其經而易者其權也據王氏註及輔氏陳氏之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戒之是不責善而易以教者亦經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補孟子言外意也　此章大全存疑皆槩言父子唯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葢周公亦嘗撻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　張彥陵曰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

多此就人情多處說

君子之不教子兩節　翼註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古者易子而教之節　翼註曰易子而教只重以已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意離只是情義乖離　況無回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為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父亦未嘗不教　此亦本蒙引

父子之間不責善節　末節存疑謂與上文意一般是

引成語爾看來上文專就父之敎子說末條則兼父之教子子之諫父說似又推開一層矣然講家未有如此說者姑誌於此以俟再定

事親為大章總旨　守身固即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章旣以守身養志對說則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葢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晳節亦牽守身來

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　新安章末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

事孰為大節　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

又曰不失其身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慊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慊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關　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

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

上

孰不為事節　翼註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

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晳節　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

然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

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惹著

守身　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

是要為養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　鄒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問一餕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有守身意在內

附張侗初曰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

影様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也壬子　沈無回曰養

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

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

體以形養志貶曾元意不重　吴因之曰養志不止

酒食一端舉酒食特以見例故講可謂養志處雖承

将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來須説得渾融統括

為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毫釐千里要認得真

翼註曰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

而曲以體之

事親若曾子者節　張彥陵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葢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翼註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　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養曾晳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分所以僅得稱箇

可也　耿子庸曰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晳一段往以為沒要緊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業故宴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晳之意興襟度高邁恢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聯類以為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為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葢曾子唯父意之

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巳矣

人不足與適也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覷著格君心説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規諫上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　高中玄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巳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須知不但在用

人行政之先亦在君心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之言觀之可見

人不足與適也章　王忠文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　翼註曰大要是以心格

心必巳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耳　方文伯曰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　大人者雖是正巳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力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且如說王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絕不用力蒙引因註正巳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　附蒙引曰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為

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　按蒙引此說亦即格字不著力之說也　大全辯嘉善陳氏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進牛畜荀欣徐悅而趙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竇儀見藝祖岸幘跣足不肯進見而藝祖自後對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適間之外視抗論攻堅進一籌耳　翼註曰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紛適間意　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

上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似謬

有不虞之譽章　張彦陵曰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　朱子曰天下事只存一個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沈無回曰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　士翼曰斥松為樗何損於材譽蕕為蘭不

揜其臭故毀譽之加諸已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　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不可以恐懼脩省　不特毀來當修即是譽亦當脩省葢或已不免有好名之心而人因而加之也　翼註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　按此看毀譽最是雙峰亦

已見及但又謂譽對毀而言則有過情之意則又與此相悖矣

人之易其言也章 此章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謂為喜其無責者發蓋彼方以無責為得計而孰知其大不幸也一說謂為惡人之責者發後二說只可作餘意 直解曰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遂至于僨事失人與戎召辱者此是為何

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　陳眉公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焦漪園曰趙括易於談兵而敗于兵韓非易于說難而死于難晁錯易于話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于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此千古易言者之鑒

人之患章　張彦陵曰此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于好字　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

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于子敖之齊章　張彦陵曰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于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　翼註曰子亦來見我乎亦有譏其失身意但未露耳　又曰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求道　又曰失身

之罪最大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反大於失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張彦陵曰此章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餔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之意　張侗初曰聖賢欲有為於世須先要立定脚根其於小人一毫也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

在正子只是偶然不謹孟子亦儘諒得他過但恐他略習于圓融便忘脚箇邪正二字所以頻頻喚醒他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賤　翼註曰鋪啜指道路所需而言

不孝有三章　翼註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證也　吳因之曰全以孝字為主言舜之不告而娶乃其所以為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講猶告處全本孝字意發之　不告

之所以亦得為孝者則又全在為無後上看出

仁之實章總旨　顧麟士曰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禮智樂之實　此章依賽合註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吳因之則首節屬本心次節屬工夫而總註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只貼首節依翼註直解說約則二節一例作本心看而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亦總貼二節未知孰是姑從大全諸家　吳因之曰此章只論仁義便是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意思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必有知之實以知之禮之實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　姚承菴曰知之實三段非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亦非說知禮樂所以盡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機之不容過者即此良知保守之而不失是知之實即此良能率履而節文之是禮之實即此天機之不容過者無勉强苦難自然流溢於四體之間

是樂之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知禮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　按下三段俱就良心說即本翼註說翼註附下　附翼註曰知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俱要說得自然勿著人力方是良心真切弗去非把持是良心自然不昧以恩勝易流於無節他却有自然之節以直率易至於無文他却有自然之文

仁之實節　吳因之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要緊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漫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裡面事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

張彥陵曰實字有三解對名而言是名實之實對理

而言是事實之實對華而言是華實之實　大全辯

芑山張氏曰實字小註中如勿軒雙峰說皆得之譬

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有果核方有萌芽有子所

謂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核實也實字乃其發根處

較本字又進一層　論語孝弟為仁之本仁字與此

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

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葢合言之則二者皆

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亦說得明

但其所謂理一分殊者亦俱就偏言中說不可認為萬殊一本之意　覺軒蔡氏謂有子所言是專言之仁此誤也　孟子每以仁義對言然有泛言之者則是存心制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則是愛敬之分雖皆是欲以仁義該天下之道然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一條須善看　湖南講曰仁義本一原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兹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

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　王觀濤曰事親從兄不徒在顧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透徹方見是仁義之實

知之實節　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内次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説可見益偏言之仁又有包知禮樂在内者　右此條須善㑹説見下　論來仁義知禮樂是一類名色皆為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乃以仁義為

本心以知禮樂為工夫者葢雖可互見而所主不同也　朱氏公遷所謂知禮樂即在仁義之中者亦當以此意推之　張彥陵曰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入之知是本初帶來的良知即所為知愛知敬是也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要弗去　孫栢潭曰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　彥陵又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　徐儆弦曰心雖

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　翼註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則以過不及分葢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内又各自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　張彥陵曰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方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樂的光景手舞足蹈正形容生惡可已的光景俱包裹樂斯二者一句内　此段數句句句有淺深蒙引最說得明翼

註槩從良心上看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彦陵因之耳　按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下截玩註自見如樂則生矣句重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生乃見其真樂非謂樂則自然能生也　樂則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節末　生不必遇親長而始生　張彦陵曰按生是萌動之意惡可已是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

神俱化之意　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强有自然樂地耳要知得手舞足蹈處是樂樂却不在手舞足蹈上　王龍溪曰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　吴因之曰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見其為孝弟之極也　按王守溪講足之蹈之曰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有趨進之儀講手之舞之曰疾

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手之敬即席而有摳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樂不專在聲容上　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個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來愛敬耳　雙峰以事親從兄為本立知禮樂為道生殊謬此亦易見　黄氏謂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生生種子亦謬生生處即在實上説

天下大悦而將歸己章總旨　翼註曰上節言舜輕天

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　吳因之曰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事有純孝之事斯有純孝之化通章主意全重在心上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　張彥陵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　李東一曰此節大旨與輕富貴無干即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葢天下悅而歸舜正是以舜為仁人為孝子而舜之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得不能

得親順親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正是舜之不見巳為仁孝處　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遇之隆說以舜為仁孝是言外意耳　翼註曰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

舜盡事親之道節　翼註曰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葢得親之事淺未可以言盡道與厎豫也故註只云順親　張彥陵曰愚按曰化

曰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目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而已 張彥陵曰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處 此將註天下無不是父母錯看了 若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者則又是不敢說君父不是之意亦非竟不知也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總旨　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

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　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舜生於諸馮三節　張彥陵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　周禮八節符節其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為之意雖不皆用

玉而必飾以玉也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　又或者

註云以玉為之者乃是舉重而言耳俟再考之　附

表了凡曰䆁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

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

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考諸書顯

然二物註合為一物誤矣以玉為之云云乃周禮八

節之一耳

先聖後聖節　張彥陵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

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　此亦本翼註與劉上玉賽合註俱不同　按劉上玉謂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人之心其揆度事理者一也此大謬即蒙引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　附賽合註曰據註云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則此揆一是以道度聖人之皆一蓋

以時勢揆聖人則先後遠近不同惟以道揆聖人必無先後遠近之不同新說作聖人自揆度事理謂聖有先後而心無先後其取天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說詭異　總註遠近二字蒙引謂不可分孰為遠孰為近此只就舜文看故難分耳其實范氏意乃通論聖人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總旨　張彦陵曰乘輿濟人一事只是借來論箇政體不是貶駁子產　徐儆弦曰子

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為美談其究將竊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　雖分三段須知上二段又總是不必乘輿濟人之意　湖南講曰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箇伯子產處不可伯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罷小用

子產聽鄭國之政三節　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

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産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葢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為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為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子産平日所為已是惠而不知為政了況乗輿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為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為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猶以為惠也況乗輿濟人尤為小惠矣如此説則

二說固不相妨　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章正意　蕭漢沖全章文講歲十一月節曰政之所以惠而不費也講君子平其政二句曰政之所以威而不猛也甚巧　雙峰看未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為太泥是矣　趙註專主冬涉言泥矣　袁了凡曰釋名

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為方橋誤徒行之杠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為梁疏謂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

君子平其政兩節　翼註曰平字是極其平妥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　唐荆川焉得人人而濟之合下節文曰一日之間其望恩於我者不知凡幾也吾欲一一以周之則先施者獲及時之惠而繼與者已不勝其後時之

怨矣是人無窮而日有限也其將何以給之哉 附存疑曰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只就溱洧說 張彦陵曰日亦不足即日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内也 翼註曰只緣人多覺日少 大全辯丗山張氏曰唐中宗景龍間遣使分道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施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回收贖之錢物減平民之徭役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僖宗

乾符間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敝寇盜充斥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行此小惠乎愚按贖生施錢非獨無補壞政體實甚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張彥陵曰相報之説豈臣子所敢言但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寇讎即舟中皆敵國意也　臣之報君慶源輔氏謂當加厚一等未是

潛室陳氏謂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妙　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葢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内矣　翼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

禮為舊君有服節　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葢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

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諫行言聽兩節　徐儆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翼註曰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　有故而去趙岐註謂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　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為人道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

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　張彥陵曰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已之意

無罪而殺士章　說叢曰穆生之去楚梅福之掛冠上東門皆是此意

君仁莫不仁章　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則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之禮章　張彦陵曰正是可與權處　高中玄曰非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易辯也唯非禮還叫做禮非義還叫做義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唯大人察理至精觀會通達變化豈為之哉只說他不為非禮非義不必說他為禮義　湖南講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

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為者大人却弗為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著强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懐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衞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内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

子莫之似乎中鄉原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為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清　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為非矣蒙引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中也養不中章　此章本為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若未嘗知教與夫責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　況無回曰此責成

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　徐岩泉曰中是德性温良才是英氣發露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　陳伯玉曰養之者寛嚴並用特寛之意居多　註涵育薫陶皆重俟其自化之意東陽許氏以寛以容之善以道之分貼恐未是　徐儆弦曰樂字正從養字來　程竹山曰子弟不賢猶累及父兄也為子弟者奈何不懼　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殊謬玩註自見

人有不為也章　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此章麟士之說是出此入彼之意翼註之說是克己復禮之意因之之說是智深勇沈之意皆與存疑不同皆附　附顧麟士曰朱子引橫渠語亦是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為之解諸家皆有毫釐千里之謬　又附曰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

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 按横渠所謂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説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 附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為是以可有為比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眩惑我揺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

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繞也不分窮達先後說

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異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　翼註又曰有作不輕試其才智者亦未為真見　附吳因之曰有不為是不輕易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　高中玄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裡蘇子曰惟天下之至

勇為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為能靜此意極可體會

此與因之說同薛方山亦主此然方山兼德業說令人主此說者便專主事業尤謬之謬矣　孟子此二句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誠者相反彼是以有為占其不為

言人之不善章　張彥陵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

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　伊川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真長者之言　盤雲大師曰天地包涵萬物山澤藏納汚垢人遇不善不可無此度量　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士君子之於不善或委婉化誨曲成不遺使同歸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大者誅殛小者迸棄使不傷善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譏責何益哉言人之不善受病全在言字鹵莽粗疎無學術無作用

最誤國事當如後患何說得悚然非僅禍及身家而止孟子正要人慎思所以待不善之道若看作謹言避患將使天下皆苟且拱默相率而為仗馬寒蟬豈孟子當日立言之意　卓菴張氏曰王尊之罪狀王鳳李敬業之檄誅武曌胡銓之抗疏秦檜豈可畏禍不言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張彥陵曰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藥　李衷一曰不為已甚猶云恰當至

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為平易的聖人　張南軒曰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

大人者章　張彥陵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

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　吳因之曰論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所以不同處　附翼註曰惟義所在不可說義當信果則信果義不當信果則不信果蓋義也者不期於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於果而自無不果者也大人亦去其有心之信果

從其自然之信果而已　按此即雲峰胡氏之說蒙引已駁之矣　張彥陵曰愚又下一轉語與其為無忌憚之小人無寧為硜硜之小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張彥陵曰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　翼註曰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般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　徐自溟曰赤子之心所由失者不獨以私欲偽妄失之即聰明才辯亦

所以失之外來者日增本來者日減　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　湖南講曰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著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　大全辯京山郝氏曰赤子所以能為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則近於禽獸故禽獸亦有忠信未可徒

恃忠信耳唯學為要　李見羅曰不失內雖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　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徵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為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　張彥陵謂註擴充字不必用張侗初亦謂是蛇足此皆背註之說也　翼註以一物不容萬物皆備來解赤子之心如此則專就未發上說矣赤子之心只可以一私不存解之　杜靜臺一條專以赤子之心作未

發看即翼註一物不容之解 附存疑又曰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 按此即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 李崆峒曰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大人只培之使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 崆峒此條只是餘意若依存疑盡性之解則此便是正意矣 吳康齋曰孟子所論大人者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

為主唯不失赤子初心所以真機運用便能破
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能正物
人有一偏之心有全體之心有後天之心有先天
之心先天者初心也後天者習心也一偏者觸心
也全體者本心也其初心本心也其習心觸心心
之心也右萬歷丙午應天解元鄒之麟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吴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

說只從皮膚涉獵便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玄極冥直推究到理與一絲毫也不肯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　又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為不深造似亦未是責效旦夕是不以道　按依朱子講則勿忘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為只是深造至雲峯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為是　吳因之曰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卻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為

害事伯者以力假仁做成功利也只坐性急　按此宜再補一句曰亦懶惰不得葢人之病只在一暴十寒進鋭退速　嘉靖四十年四川程文講居之安云見其可欲也不惑於似是之非見其可依也不揺於外誘之奪　直解以溥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而時出之即是左右逢其原也　按資之深蒙引存疑説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未是　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

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極是本文數箇之字乃是指統體一原者言　附蒙引曰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　按居安資深逢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二處不同也

博學而詳說之章　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為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鬬靡意　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　卯月林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服人者章　湖南講曰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乎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為之敺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

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　姚承菴曰善原人所共有以善去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作成唯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　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翼註直解俱如此解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正與上未有服

人意相應

言無實不祥章　張彥陵曰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

季彭山曰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蔽賢之禍無所不有極其禍即可以至簒弒　存疑謂簒弒之害只在一時此亦未是蓋簒弒之害亦不止在一時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指出有本

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　翼註曰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實行

仲尼亟稱於水曰節

原泉混混節　不舍晝夜三句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分看　翼註曰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

皆盈與盈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説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苟為無本節　聲聞過情雖是説虛名之無實其實是説僞行之無實蓋上文所謂不已漸進放海此節所謂集與盈與涸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大全朱子所謂聲聞一條最好蒙引孔子言水不舍一條其意亦自如此　湖南講曰其有實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　張彦陵曰使浮名

可繼君子遂不恥乎況其必不能繼也 陸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乎海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涓涓而趨之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自偽却如擔水來相似涸可立而待也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古今名過其實者多矣孔光以三公諂事董賢而王嘉亟稱之至死猶以

不克進光為恨殷浩咄咄書空而謝尚王濛以為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　張彥陵曰幾希正所謂道心惟微　又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剝喪已盡僅有此未亡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　翼註曰幾希不多也人性萬物皆備何云不多此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

沈無回曰幾希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即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犬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　顧涇陽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此是異說不可從如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　吳因之曰幾希雖兼理氣只

重理註得形氣之正二句極有斟酌　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内　陳伯玉曰庶民去之人盡庶民也何以不成禽獸世界賴有君子以一身存之并庶民皆不得去非獨君子一身自存也　四書脉曰去不但是愚蒙增著知識氣力都是去　又曰君子存之句要講得有關係蓋君子乃身係世道之君子存之

乃是為天下萬世而操持其心以警惕人心維持世敎　按存字内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　附劉上玉曰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蒙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

已置圈外矣　按翼註上玉雖似有理然大全蒙引淺說麟士多主尹氏之說　翼註曰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

舜明於庶物節　吴因之曰天下未有不明察乎倫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亦未有不率由乎仁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　孫淮海曰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

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　張彥陵曰愚按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明倫遇之自察　翼註曰仁義即貫徹倫物者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　葛屺瞻以藹然有親者為仁截然有辨者為義胡思泉文亦如此似與存疑不同姑使再定

禹惡旨酒章總旨　翼註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禹惡旨酒節　張彦陵曰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遏絶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扃鑰

湯執中節

文王視民如傷節　李東一曰如傷或做如已傷之説看來還是常若有傷更形容得視民意出　四書脉曰如傷不特一意撫物即鋤强抑梗亦如傷中事

武王不泄邇節　翼註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節　張彥陵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串意　淺說謂兼三王之四事而施行之極得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　附存疑曰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

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唯四事之外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　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　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則可也

陸實府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 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寄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梁無知曰春秋一書正是察於人倫處此之謂人禽之關 王三原曰羲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有詩孔子有春秋以春秋繼詩正是孔子繼文武周公處 徐懋齋曰王迹泯而伯圖興此世道升

降之機也聖人不能不聽之氣運雅詩亡而春秋作

此又轉降為升之機也聖人不得不示以人心　徐

自溟曰此處最可以觀葩經之終麟經之始正是王

之終伯之始正是宇宙政教之終言教之始　張彦

陵曰愚更為一語曰此正是君道相道之終師道之

始　徐自溟又曰此是緣史以成經正緣魯以尊周

正緣伯以明王　彦陵又更為一語曰此正祖義以

行仁此正化禽獸以成人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節　張彦陵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　又曰要緊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

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　又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　又曰六經為宇宙元氣有絶必續　翼註曰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跡已熄　四書脈曰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也　按顧麟士曰春秋作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字然後春秋作謂屬筆之時耳必不指託始之平王四十九年也按作字固是作

文字作字然曰然後春秋作者乃是謂春秋之作始於詩亡之時耳非謂屬筆之時也麟士欠明　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文定説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凛凛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今雖依註而此説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節　四書脉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檮杌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張彦陵曰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頂上曾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曰義竊取即竊比之意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非是位不在而道在之說　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迹降為伯功　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　附翼註

曰春秋載事不止桓文此事字是事體也大槩事體是二伯規模或聽其盟約或踵其故智皆是　按此與蒙引舉盛之說又不同　尤西山曰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下正論猶在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焉正論始廢春秋為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　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張彥陵曰

愚按義出於人心之公即所謂是非是也從古帝王撑持世界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懾服人心蓋從其不容泯滅者以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復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　翼註曰竊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傅承問曰春秋固當世之事一一處置從天理上去　真西山集卷二十一云昔晉侯以羊舌肹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

敎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以春秋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葢乘檮杌之類耳

君子之澤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又曰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權愈輕其脈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敎如云我是孔

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為人處

君子之澤節　四書脉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節　徐儆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

四書脉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　張彦陵曰或問孟子所任私淑從何處見得徐自溟曰孔子作春秋以警亂賊無非明王迹意

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直領舜所由之仁義來舜之仁義乃察於人倫孔孟則於君臣父子之倫而力救以仁義不必專根人倫前章亦非專就人倫說謂重在人倫則亦可正是千載前後相符合處　私淑諸人依新安陳氏作私竊其善於人與私淑艾一例似妙但如此則當以大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作正解而私竊以善其身乃是足上意恐朱子本意未必如此故雙峯次崖皆不如此說　翼註

曰私淑用博約講膺而泛此須與好辯章叅看孔子作春秋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此處亦要見得異端蜂起仁義充塞非聖道無以淑身意仁義比博約字切

可以取章　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不及之義　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

故只云相似然不引此似更妙　莊忠甫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殉利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間矣其於傷義則一也

逄蒙學射於羿章　四書脈曰盡羿之道以射道言本文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話非本文正意蒙引亦稍誤附後　附蒙引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其意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使羿而果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

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張彥陵曰此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謂合於義　四書脉曰令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庾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因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為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正言道即善射之道　張彥陵曰庾公於

君則曰不敢廢於師則曰不忍害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矣　此是庾公自見得如此然庾公實未能兩全也　歸熙甫曰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為欺君矣時則為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為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陸佃鄭俠或受經於安石或為安石所獎拔

至論新法則陸氏極言其擾民俠且繪圖以進乞誅

安石未嘗以私恩廢公義

西子蒙不潔章　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　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為下等人說法爾

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

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　唯適張氏曰此章是春秋誅趙盾錄楚莊之意

天下之言性也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　此章言智亦只是偏言之智　沈無回曰此章為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

鑿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云按此皆背註斷不可

從

天下之言性也節　吳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　沈

無回曰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

又曰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也　按利字如

孩提平旦乍見嘑爾皆是利處若對下鑿字則更就

日用常行無奇異無隱僻處體認

所惡於智者節　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

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　鑿字對渾成看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强設機械若以為抽關啟鑰剖秘決奥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　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　翼註曰禹之行水疏瀹決排何常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道之就下

雖有事而實無事　莊忠甫曰觀於禹之行水而不害其為無事則知堯之觀天察地舜之封山濬川湯之放桀武之伐紂周公之誅兄伊尹之幽主猶未始有事也何也此皆不得已而動也　張彥陵曰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　翼註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汎就應事接物言　吳因之曰言性只看故便自明白令故本順利本未嘗有事故用智者亦當以無事處之無事則為利利則為故故則為性夫用

智而至於運性中之作用豈不卓越豈不高朗故曰智亦大矣講智大要根著性字來　附蒙引曰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不當專主言性說　按蒙引此說雖與時說以論性為主者不同然此節智者雖可兼言行似不必更及於言性

天之高也節　翼註曰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　千歲之日至亦即是故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表了凡曰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　張彥陵曰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　四書脈曰兩言非正言是叙親媚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是不尤人其自反正不尤人的工夫前六節詳言君子之存心末一節結言君子之存心　張彥陵曰愚按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尤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法傳二字正是發明君子憂的念頭葢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能以仁禮自盡即瞽瞍傲象可化

何況橫逆　不能感化橫逆正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張彥陵曰有瞽瞍傲象乃成其為舜有橫逆乃成其為君子語云道高一丈魔高十丈於此著眼方是學問進步處　徐自溟曰此章要重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一句蓋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上之為聖人下之為鄉人又下之則為妄人此三等人品皆在心上分別君子之以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至聖人而特

借妄人以自警只見自家不是此正存心異人處
吳因之曰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
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葢
以首節為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禮決在用上看
非以此為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
以仁禮存心者何如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節　四書脉曰以仁存心即是常
存此愛人之心以禮存心即是常存此敬人之心非

謂仁禮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　張彦陵曰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異於人處　陸象山曰孟子說君子異於人以其存心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堪味　翼註曰存於心者亦即心所本有之理

仁者愛人五節　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項

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附蒙引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　又附曰大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人亦必常以仁禮存心不忘然後接人之際能敬能愛而人亦恒愛

之敬之也　按蒙引此二段與存疑淺說說約翼註因之不同　張彥陵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　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

翼註曰恆愛恆敬起下橫逆愛敬其恆也橫逆其變也　因之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

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　四書脈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　張彥陵曰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修之意原不住手　又曰是憐之詞非棄之詞　四書脈曰仁禮人之真心不可以仁禮感故曰妄人　吳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

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　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　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彼為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為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　湖南講曰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這仁禮

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　又何難焉蒙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意極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前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為他難此却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芥蔕意得之　羅仲素曰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以至僮僕到處可憎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曾子

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去校量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之犯不校誤矣愚謂不校深於自反自反急於不校戊午五月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張彥陵曰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　存疑謂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是矣又云自仁

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
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此却不是 吴因之
曰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大意
謂由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的豈以一朝之
患分其心也無患全自有憂來然須一順說下若云
惟有憂故無患則亦非本旨矣法天下傳後世不惟
要本仁禮來且要見處變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
相關 又曰三自反即在愛人敬人内惟自反至再

至三乃為真能愛敬無一朝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内葢惟不患一朝乃為真能憂以終身　按此俱是深一層話　貢受軒曰所謂鄉人非特庸庸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三才之極擅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　四書脈曰如舜而已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若一般横逆都忘却了方是釋憂的日子　管登之曰按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令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脈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為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恥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 法令傳後恐非從名上起見管說不是 翼註曰上文云無一朝之患者不能必其境之平而能必其心之恕也如有二字正活出無字

張彥陵曰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宋曾晞顏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愛人者天也敬人者亦天也天者我固有之也吾於人無不愛盡吾之仁而已人不吾愛吾不知也吾於人無不敬盡吾之禮而已人不吾敬吾不知也有哀矜而無忿疾有順受而無捍拒有雍容暇豫而無躁切急迫何也所以自處者天也舜之於三苗周公之於管蔡夫子之於叔孫武叔子路之

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皆是心也　右按曾本陳止齋樂天者保天下論來講此題最快

禹稷當平世章總旨　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　說叢曰此章疑為楊墨而發　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箇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言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心即道也依淺說則禹稷顏回同道一句就大本說餘俱就達道說存疑為長蒙引淺說俱附　附蒙引曰心

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説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　附淺説曰禹稷云云　賢之孟子曰禹稷急於救民顔子安於修已其事固不同矣若以道之存於心者言之吾知進則救民退則修已禹稷此心也而顔子亦此心豈可謂顔子之心偏於修已而有異於禹稷乎顔子此心也而禹稷亦此心豈可謂禹稷之心偏於救民而有

異於顔子乎至其事之有異者以其所遭之異也蓋

禹思天下云云

禹稷當平世兩節　四書脉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言顔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雙峰謂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説此太拘焉知稷當年無此事

王觀濤曰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顔子當修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　按觀濤説是四書脉謂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

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顔子却如此而亦賢之
兩段是設疑端以發下面議論此說不是
禹稷顔回同道三節　翼註曰兩箇思字須跟身為司
空身為農官來　兩由字大全蒙引作猶字解
存疑如字存疑似長　湯霍林曰由已二字全在
責任上說所以顔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
賢更無兩様　吳因之曰禹稷唯身任其責故以
為憂非有心于天下也顔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

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兩節　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　張彥陵曰閉戸亦是救法此是深一層話非正意　葢世路擾攘之秋輕出其身以嘗試則不惟無益於亂并此身亦有載胥及溺之虞矣定以理其紛靜以觀其變此正與時變化之道也　雖閉戸可也正是救之之法此中有鬬

楊墨拒鄉原作用在楊墨顯與經叛者也顯與經

叛而經尚存故治之之法止用拒鄉原陰與經叛者也陰與經叛而經遂亡故治之之法必用反向非孔子孟子拒鄉原則今人孰知鄉原之非哉然鄉原種子至今仍未絕漢之顧厨俊及宋之洛蜀黨明之東林諸君子皆以攻鄉原為事者也然非徒不能絕且往往即陰托於君子之中甚矣鄉原之難除也甲辰十月初十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四書脈曰為父所逐不敢

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　翼註曰是則

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曾子居武城兩節　張彥陵曰上二節只敘事勿用一

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　張彥

陵曰按居武城是居鄉居于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

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與地以

人重之意無干　愚謂兩或曰二字亦可味皆無定

見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内斷于心而已人言不

足憑也　翼註曰忠在心敬在貌　又曰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臣同

曾子子思同道節　張彥陵曰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　翼註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

王使人瞷夫子章　王觀濤曰此全是視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偽意　此章直解主孟子初至齊說極是蒙

引翼註俱云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不是余初誤收

直解曰當戰國時謀人策士皆畢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岩岩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為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窺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

孟子答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瞷矣　翼註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瞷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　又曰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

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

吳因之曰人字要重看若單講無以異輕丢過人字便不是口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存疑不是

觀勉齋黄氏一段當以此章與論語鄙夫章同看

樂天齋翼註曰驕字意輕　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

方順　翼註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　樂天齋翼註曰妻妾相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蓋羞者是良心令人迷於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輕勢利而無苟求之君子方看得透耳　陳抱沖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振拔況可望之愚婦人乎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子與特指人真心不及人習心也意重

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即由君子觀之一語可見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一